

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徐坤卷

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丛书名：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书名：徐坤卷

作者：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

出版社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ISBN:7-80145-554-1/1247.7

出版日期：2002年1月

定价：7290.00元（全套）



目 录

白话	(1)
斯人	(83)
女祸	(157)
一条名叫人剩的狗	(301)

白 话



“同志们，在座的青年朋友们，大家辛苦了。”

我以“青年点”组长的身份，把归我管辖的十几头兵召集到一起，总结下乡锻炼一个多月来的工作。

“下来这么久了，我们还处在孤立状态，没能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，同志们议一议，症结究竟在哪里。”

“我们层次太高了。”王京东首先发难，“以前那些下放的知识分子，最高的也只得过学士学位，我们这里却是清一色的博士和硕士，所以很难同当地人民在同一基准上对话，无法沟通思想。”

“听出来了吗听出来了吗，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腔调，一派自以为是，高高在上的意味。”博士在一旁打断王京东的话。

王京东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：“博士，尽管你是我们这一群中唯一的博士，总有鹤立鸡群的良好感觉，但是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，学术论争不允许扣帽子打棍子，提倡百家争鸣……”

“刚刚开了个头就窝里斗起来了。借学术论争互相



徐坤卷

贬损人格的传统还不应该在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手中摒弃吗？优点没学多少，倒把痛打乏走狗的风格全继承下来了。”我拦住他们俩。

“说了半天，你们根本不知道症结在哪里。”小林丫头把我台灯座上插着的我老婆的照片反复端详着，不住地开关台灯，弄得我老婆充满微笑特写的脸上忽明忽暗，黑一块白一块的。

“你们都想想，你们都在用什么语言说话？书面语！难怪不能获得大众的认同、不能被接受被理解，反而被人民当成国宝似的远距离的欣赏和品味，实在是因为这一群子人已经丧失了用口语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能力。”

众人听了，不觉一怔。会场上出现了暂时的寂静。稍许，只听见“啪”“啪”拍脑门子的声音此起彼伏，个个如醍醐灌顶：

“对呀对呀，我们怎么没想到。”

“到底是语言所的，一语中的。”

“问题的端倪一显露出来，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。”博士沉思着。“这些天来，我跟工农相结合的愿望很急切，但是总无法落实到行动上。我心里十分痛苦、十分焦灼。我跟所在锻炼单位的同志们对话时，他们显得非常沉寂，都用一双双仰慕的空洞的眼睛望着我，我每每说出话来，都变成了引不起任何回响的乏味的独白。”



“没错，我也被同类问题烦扰过。”王京东摩娑着自己的后脑勺。“我苦思冥想了许久，检查了自己向工农学习的思想态度和谦虚程度，发现都不存在什么问题。我没有想到是语言造成了信息交流系统的障碍。”

“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”李扎西尔汗的眯缝眼中透出迷惘的神色。

“改用白话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摒弃书面语，改用口语交谈。”小林提出建议。

“对对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”众人一致附议，“我们立马就改。”

“就是嘛。”小林语气中透着股文章发表后引起轰动的得意劲。“当年咱们的大师们费了多大劲才掀起一场白话文运动，让人与人之间交流不再之乎者也地拗口，想骂人想夸人都能不加思索脱口而出。咱们政府呢，左一次文字改革右一次文字改革，把繁体字改成简化字，去掉多余的笔划，恨不能只剩了偏旁，又顺应咱们眼睛左一个右一个横向分布的要求，把竖版改成横版，为的什么呀？你们说，为的什么呀？”

“我们太对不起国家了。”李扎西尔汗沉痛地说。“六七十年了，怎么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呢？之乎者也是不用了，但是新添了外来语和长句式，难度似乎比古汉语还加大了许多呢。你们汉族，真复杂。”



徐坤卷

“其实，连我们自己也觉得滞重、生涩。”王京东很伤心。“但是，这是当今的时尚啊！不这样，我们还哪有资格在社会科学界占有一锥立足之地呢？”

我果断地打断王京东：

“一种时尚的形成，并非仅是一两个人的兴风作浪，而是千百万人推波助澜的结果。所以，在座各位都有推卸不掉的责任。有必要把被扭曲的风气再重新扭正过来。当务之急，是尽快打通跟当地人民思想感情交流的渠道，掀起一场白话运动。”

“我没问题。”博士说。“本来我就是劳动人民出身。我家三代雇农，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到了我这辈才祖坟冒了青烟，出了个读书人。俗语俚语歇后语口头语我全会，赵本山也得甘拜下风。只不过这十几年憋在学校里没有个尽情渲泄的语境氛围。我随时都能返朴归真。”

“其他人哪？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怎么说也都是生在红旗下，长在蜜糖中的一代，全是靠劳动人民辛勤的汗水养大的，不至于就忘本了吧？”

众人一致说：“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就凭我们的智商，那么多次考试都挺过来了，再高的学位也敢拿到手，白话嘛，小事一桩。给我们几天时间复习复习，突击一下。”

“京东，你怎么样？”我不无疑虑地问。“你出身比



较高，说老百姓的话难度大点吧？”

“十年动乱时没事干，也净跟街上的孩子们野来着。再粗的话也听过，就是有时说不出口。”

“不要紧，慢慢适应。”我又转向李扎西尔汗。“你哪，小李子？”

“我使用什么白话好？”

“当然是汉族的。”

“越粗越好吗？”

“胡说，越通俗越好，越平白浅易越好。通过交流，最后要达到心贴心、肉连肉、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境地。”

我站起身，挥了挥手：

“同志们，大家马上分头行动吧！希望你们尽快进入角色。”

“是！保证轰轰烈烈，扎扎实实。”

众人满怀信心地散去。



二

博士总以为他自己比我们这帮硕士高出点什么，经常没事找事儿，非得惹出些麻烦来才肯罢休。他本该跟讲师团一道下乡扶贫，正巧那会儿他老婆生孩子，他就死活赖着没走。但是躲过了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所里要安排他出国进修，就因为缺少这一课，被院人事局给卡下来了。他这才得知利害，快快不快地跟着我们这一批人发配冀中农村。来了不到两个月，他就偷跑回京四次，好像只有他怀念妻儿。

如果他光是关在屋子里跟老婆缱绻缠绵柔肠寸断倒也罢了。他偏偏在研究生院里乱晃，挺粗壮的腰身，到哪儿都显眼。而且每次还都跑回所里去胡侃，就那么一幢大楼，谁都瞧见了。

这是一个既主张论资排辈又强烈渴望机会均等的单位。于是就有人愤愤不平，电话里质问人事局：你们逼我们所把该下放的人都赶尽撵绝，××所的××为什么仍在楼里出没？人事局长有些尴尬，做了一些搪塞性解释，然后一个长途打到下放总部，责成带队的伊腾处长



严肃查处此事。

伊腾处长带着晴转多云的脸，坐着大“红旗”轿子，呼呼呼从另外一个县直扑过来。

倒退个十几二十年，大“红旗”可就像今天的“奔驰”一样身份显赫。虽然已时过境迁，多数车已遭淘汰，但还有个别的仍在岗位上鞠躬尽瘁，余威不减当年。尤其是在小县城里，谁也猜不透车主人的身份，那些“丰田”、“大众”、“吉普”、“手扶”都纷纷让路。院里把这种车派下乡供我们领队驱使，足见其用心良苦。

李扎西尔汗在县城东头那个检查站，向过往车辆收费。这一地段公路是本县人民自筹资金修建的，所以，私下里收点买路钱也属正常“创收”。

小李子没发育充分的身体裹在肥大的交通警服里，屁股后边还挂了根电棍，一副非驴非马的打扮，镜片后边的一对小眼睛怯生生的叽哩咕噜不着边际的游移，不敢跟司机对视，一点没有占山为王的横劲。他的声带好像还没变完音，尖里尖气的，强吼着嗓子装腔作势：

“站住！哪部分的？”

“你是干啥子的？”司机斜楞着小李子。

“我……”小李子嗫嗫嚅嚅，舌头不大好使，回头求援似地寻找交通队的同伴。那个黑红脸膛的同事收完



徐坤卷

另一辆车的款，迈着方步走过来。

“他是干啥子的你还敢问？告诉你，他就是专门干你的。你哪个县的？再嘴欠别说我罚你。”

“是是是……”司机边掏钱边纳闷地瞟着一旁幸灾乐祸的小李子，感到非常困惑。

“李子，累了吧？进棚子里歇歇，忙乎一上午了，喝口水。”

“不好意思累。”小李子操着一口地道的少数民族汉语。

“李子，听说你是研究什么‘叔’的？”

“民俗。”

“你看俺们这这儿有民俗没？”

“我不研究汉人。”

“那没用了。俺们县连一户少数民族都没有，有两户满族早在满清一灭就改汉族了。”

“没有关系。我研究自己。”

“派你们到俺们这这儿来干什么？”

“向群众学习，锻炼思想”

“行。学吧。练吧。俺这这儿从来没有过大学生截道的呢。”

“报告队长，鬼子进村了。”小李子在电话里尖声尖气地喊。



“一共来了多少人？”我忙问。

“除了伊腾，还有司机阿健。”

“知道了。继续监视。”

“是。遵命。”

放下电话，我感到全身一阵紧张，头皮直发麻。以往伊腾都是在电话里布置工作，月底再将各县青年点组长召集到总部所在县，通通情况，汇报总结。今天连个招呼都没打就突然闯来，其中必有蹊跷。

我给凡有我们人在的单位都通了电话。告诉大家晚饭后一律不准到处走动，原地待命，最高指示正在途中。

电话刚放下，伊腾领队已经一脚跨进了门。跟办公室的人打过招呼，我把他让到隔壁临时给我间壁起来的宿舍。

“苏凡，博士回北京跟你请过假没有？”伊领队一开始就黑着脸。

是博士惹事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甚至有点幸灾乐祸。他他妈的会跟我请假？什么时候他把我放在眼里过？不如借机会整他一回，让他总目中无人！

“没有。我不知道他回过北京。”

话一出口，我又有些后悔。都是离了娘的孩子，何必相互残杀呢？保护同志要紧。



徐坤卷

于是我赶紧补上一句填补的话：“博士有严重的胃溃疡，需要不停的吃‘三九胃泰’。乡下医院没有这药。”

“据我们调查，两个月中他回北京四次，不是单位派的公差，也没经组长和领队批准，影响很坏。”

“是……这样？噢，这真是我的失职，平时对他关心不够，工作不够细致。”

“你准备怎样处理这件事？”领队投来征询的目光。

若是以为他真在征求我的意见，那可就太傻了。要征询也早在电话里征询了，何必还跑这么大老远。他那眼睛后面藏着的狡黠，早就被我一眼看穿了。人家领导这是考验我玩呢。

我也不含糊：“先找他本人对证，批评教育，依照他认错的态度进行处理。尽量做到杀一儆百，重点是杀鸡给猴看，提高革命队伍的组织性纪律性。”

“好。立刻召开全体会。”

“我马上就去通知，顺便让食堂大师傅给炒俩好菜，晚饭您就在我们这儿凑合一顿。真的，伊领导，别的县的饭您都吃过了，就没在我们这儿吃过，您可不能太偏心眼儿，净向着别人。”

“好好好，就这么办吧。”伊腾处长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难得的笑意。



我又打了一圈儿电话，吩咐各人把吃饭的家伙都带上，路过小酒馆时每人再捎来一两个菜。我又特别叮嘱博士：你的罪行已经全部暴露了，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——坦白从宽。而且你引狼入室，我们成了表现不好的青年点，领队说以后要常来关心我们。谁再想逃跑超假不归之类的都已不大可能。博士你说，你净顾自己享乐，你对得起我们这些拴在一个藤上的苦瓜吗？

博士在电话里还大大咧咧地满不在乎，大着嗓门嚷：“苏凡你放心，待会儿我去跟伊领队讲清楚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决不连累大家伙儿。我理由充分，看他伊腾能奈我何。”

“那好，我们拭目以待。”我就知道说多了也没用。要不广告里怎么说：戴上博士伦，傻极了，舒服极了呢。

晚宴兼工作餐在我所在的广播局办公室里举行，桌上摆满了大小规格不等的饭盒和搪瓷盆儿。食堂仅有的八个碟子也被我借了来。数了数，鸡鸭鱼肉竟也凑全了。还有一小盆儿城里很难见的炸小虾，通红通红的，煞是可爱。整个桌面上洋溢着一种富裕之后的小康气氛。王京东和阿炳甚至还搬来一箱北京啤酒，正宗冒牌的北京五星啤。



徐坤卷

一行人都为有借口扎大堆吃一次大锅饭而兴高采烈，胃口大开。伊领队也没想到宴会如此隆重，显然受了几分感动，也不大好意思立即质问博士，扫大家的兴。于是官民同乐，乐不可支。

我提议，先敬领导一杯，为了咱们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见面不相识。伙伴们，举杯啊。于是叮叮罐罐一阵磕碰的乱响。

博士紧跟着又站起来，举着杯子说：“伊处长，多亏了这次下放让咱们认识了，要不然，您永远是人事局摆弄我们玩的领导，我们永远是各个研究室的让您拨拉来拨拉去的小小研究人员。只有档案袋里的照片跟您认识，没有谋面的机会。这次我们算是见到您的真人了，真是渡尽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。我家里的大哥就是您这个岁数，您得允许我叫您一声大哥。大哥，小弟敬您一杯。”说完一口气喝光了大茶缸子里的酒。

伊腾并不为博士一通驴唇不对马嘴的胡拍所迷惑，面带微笑，不温不火地盯着博士：

“博士，你要真叫我大哥，我还真不敢答应，我不敢消受有个博士弟弟。这样吧，我让阿健替我喝了这一杯，咱们就算是朋友了。是朋友，你可就不能给我拆台……”

我在一旁急得恨不能上去抽博士两个嘴巴。马屁没



拍好，反倒惹火烧身，伊腾马上要跟他单练，我煞费苦心下了这么半天的套儿不白废了吗？

情急之中，我捅了捅身边的李扎西尔汗，撺掇他给领队敬酒，赶紧接上这个捻，封住伊腾的嘴。

小李子特实在，把领队的杯子和自己的杯都倒得满满的，双手举着，诚恳地说：

“伊领导，我今天终于见到您了，真是非常非常幸福。我父母年轻，我是老大，没有哥哥，您应该是我的长辈，就让我叫您一声大叔吧！伊腾大叔，您刚才喝了博士的酒，您现在也应该喝我的酒。不喝，就是嫌我小，看不起我，我要先干为敬啦。”说完一仰脖，酒杯见了底。

伊腾抵挡不住心底涌起的当了“大叔”的激情，端起杯来抿了一小口。

“不行呵不行呵。”众人嚷。“感情深，一口闷，感情浅，舔一舔。”

接着我一个个的点名，让十几人轮番先干为敬。伊腾处长渐入佳境，脸上泛起潮红，鼻尖沁出细密的汗珠儿。

“博博……士”，伊腾的筷子直指着坐在对面的博士的鼻子尖。“这样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，全被你给搅……搅和坏了。”